

※ 胡承珙研究專輯 ※

胡承珙宦臺事蹟及書寫研究

邱惠芬*

一、前言

臺灣納入清朝版圖以後，清廷治臺政策主要依循內地的統治情況，先鼓勵人民開墾，再設置臺廈道行政單位，與廈門共署，隸屬於福建省。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是康熙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1684年5月27日）准奏所設立，臺廈道是臺灣地區的實際統治者，除了統管臺灣政學經建內政外，也制約管轄臺灣鎮總兵，乃臺灣地方的軍政領導人¹。雍正五年（1727），臺灣始與廈門分離，道署移至臺南。高宗乾隆三十二年（1767），升格為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明確加授臺灣軍權，統領臺灣鎮，負責總兵亦受該官員制約，並裁撤監察臺灣軍政權責的巡臺御史。乾隆五十六年（1791），再度升格為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從本來的正四品道員官銜提高到正三品按察使官銜，且增加獨立監察權。光緒十一年（1885），朝廷敕命臺灣建省，設二府八縣四廳。臺灣道行政區升格為省之後，正三品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原則受從二品之臺灣巡撫制約，實際行政權也為福建臺灣布政使所承襲。光緒十三年（1887）獨立設省升格為臺灣省，但然仍保留該官署。

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臺灣割讓給日本為止，清代共計有八十二位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來臺任官的官員或由福建省知府升任，或由道員、按察史調任。道員們普遍熟諳吏治、海防、監察等事務。然而，臺地諸起民變

* 邱惠芬，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¹ 官職全名依沿革先後為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福建分巡臺灣道、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除此，臺灣道官職名稱亦稱為臺灣巡道或分巡臺灣道。官餉酬勞方面，以乾隆二十年（1755）臺灣所列歲出為例子，臺灣道之年俸銀錢為六十二兩四分四釐，養廉銀一千六百兩（臺灣縣及鳳山縣各出四百兩，諸羅縣八百兩），合計為一千六百六十二兩四分四釐。而當時差役與工人薪餉，約為一年二十兩至三十兩白銀。

械鬥、盜匪充斥，政務之繁忙與責任之艱辛可想而知，加以不能攜眷來臺，鄉愁難遣，三年一調，著實難有長效治績。

胡承珙是清代研究《毛詩》學有名的大家，所撰《毛詩後箋》與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疏》為乾嘉考據學《詩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有關胡承珙的研究，大多圍繞在《毛詩後箋》一書，而對於他政治及詩文方面的長才，則少有深入的研究。

道光年間，胡氏宦臺長達三年，過去臺灣的古典詩歌及宦臺文學研究，都曾略提及胡氏之《東瀛集》，如：黃得時《胡承珙與其東瀛集道光初任臺灣兵備道三年間所作詩卷》、謝崇耀《月映內海灣：清領時期的宦遊文學》、《清代臺灣宦遊文學研究》、藍偵瑜《清代來臺文人之臺灣特殊性書寫研究》、顧敏耀〈臺灣清領時期經學發展考察〉等²。基本上，這些專書、專論大多只是進行《東瀛集》詩作主題的分類整理，而對胡氏宦臺事蹟與詩集的情志表現，未能統貫地深入研究。

本文將從胡承珙宦臺事蹟、《東瀛集》之交遊網絡與情志表現，以及《儀禮古今文疏義》之訓詁價值等三方面，探討胡承珙宦臺事蹟及書寫表現。今人顧敏耀稱譽胡氏乃清代來臺官員中學術成就最高者³。考其宦臺事蹟將有助於瞭解道光年間的臺灣社會，至於瞭解胡氏與宦臺官員或是臺灣當地仕紳交遊的網絡，除了可以深化胡承珙的專人微觀研究，更能宏觀地評價清領時期宦臺文人的表現。

二、胡承珙宦臺事蹟

胡承珙，字景孟⁴，號墨莊、丹溪，安徽涇縣人。生於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十四日（1776年5月1日），卒於道光十二年閏九月十四日（1832年10月7日），得

² 黃得時：《胡承珙與其東瀛集道光初任臺灣兵備道三年間所作詩卷》（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8年），該作抽印自《臺灣文獻》第19卷1期（1968年3月）；謝崇耀：《月映內海灣：清領時期的宦遊文學》（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年）、《清代臺灣宦遊文學研究》（臺北：蘭臺出版社，2001年）；藍偵瑜：《清代來臺文人之臺灣特殊性書寫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年）；顧敏耀：〈臺灣清領時期經學發展考察〉，《興大中文學報》第29期（2011年6月）。

³ 參見顧敏耀：〈臺灣清領時期經學發展考察〉，頁9。

⁴ 《清史稿》校注：「案《清史列傳》卷六十九云胡承珙『字景孟』，《續碑傳集》卷七十二同。」

年五十七歲⁵，有室名「菊佳軒」、「求是堂」⁶。根據胡培翬記載⁷，胡氏自幼溫馴謹慎，不煩約束。五歲就學，聰穎過人，誦讀倍於常兒。十歲能文章，十三歲入學，補博士弟子；十八歲時，歲貢選為廩生，升入國子監肄業，每年供米六斗。嘉慶六年(1801)，二十六歲時，科考歲試皆聯冠軍，獲選拔為貢生，其年並中式江南鄉試。嘉慶十年(1805)，時年三十，進士第二甲第八十一名及第。入為翰林院庶吉士，從大學士、侍講繼續課業，三年後散館考試，得授編修。嘉慶十五年(1810)，時年三十五，任廣東鄉試副考官，嘉慶十九年(1815)，遷為陝西道監察御史，轉給事中。自認居言諫之官，當周知天下利弊以陳奏上，方不負職。故於嘉慶二十(1815)、二十一年(1816)，呈奏八道奏摺，所奏多獲施行。嘉慶二十三年(1818)七月，時年四十三，轉掌刑部；嘉慶二十四年(1819)，時年四十四，任順天鄉試同考官。冬天赴閩，任福建分巡延建邵道。任內編查保甲，設立緝捕章程八條，匪徒斂跡。道光元年(1821)，時年四十六，因廉能調署臺灣兵備道兼學政加按察使。同年二月二十六日由鹿港登陸臺灣，三月三日調補臺灣兵備道。在臺期間，曾緝獲洋盜張充等，將之繩法。臺灣素稱難治，胡氏力行清莊弭盜之法，民、番安肅。然因綜理萬機，事無鉅細，必親身為之，遂積勞成疾。道光三年(1823)，因病乞假歸里。道光四年十月十二日(1824年12月2日)離臺。離去後，彰化、淡水則有械鬥起釁亂事。來臺三年，有詩作《東瀛集》收錄於《求是堂詩集》。

卸官歸田以後，直至道光十二年(1832)，九年期間，胡氏大多不預外事，間與二三故舊賦詩飲樂。潛心治經，常至夜分，寒暑罔輟。偶為鄉人友朋撰碑、銘、誄文等酬應文章。其〈與林小巖書〉一文中，即表述歸田後多年以來的生活，憂患頻仍，有二孫早夭，太太中風⁸，遂成偏廢，大小兒科考不理想，次小兒則因家事而廢學。其窮愁著書，最有名者為《毛詩後箋》，惜未能成書而病歿⁹。另有《儀禮古今

⁵ 詳見《清史稿》(卷489)及胡培翬〈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加按察使銜胡君別傳〉(《續碑傳集》，卷73)等資料記載。

⁶ 楊廷福編：《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下冊，頁1182。

⁷ [清]胡培翬：〈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加按察使銜胡君別傳〉，繆荃孫纂錄，周駿富輯：《續碑傳集》(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卷73。

⁸ 根據《求是堂文集》與《求是堂詩集》中的悼亡詩來看，可知胡氏二十三歲時妻病歿，此係續娶之妻或妾，未能確知。

⁹ 詳邱惠芬：《胡承琪馬瑞辰陳奐三家詩經學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頁39-40。

文疏義》、《爾雅古義》以及《求是堂詩集》、《求是堂文集》等傳世。

清領時期，臺灣地處邊邑，「臺灣兵備道兼學政加按察使」係道光年間最高行政長官。此道員職缺以「衝、繁、疲、難」要缺¹⁰而言，奉檄來臺者大多深諳吏治或海防或監察等行政事務。加以臺灣海疆之地緣屬性，清廷賦予臺灣道有學政、審判、船政等三項職權。臺灣的生員歲、科二試，其試務不必福建提督學政親臨主持，而由臺灣道代理；臺灣府亦設立船廠，修造水師戰船的任務交由臺灣道負責。

今據《清宮奏摺檔臺灣史料》道光元年(1821)四月福建巡撫顏檢所呈「為遵旨遴員調補臺灣道員缺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所載：

臺灣孤懸海外，人情浮動，無知愚民偶挾微嫌、動逞械鬥，其劫攘之風亦未盡息；辦理稍有未協，即致糾眾滋事。兼查臺郡弁兵，皆係漳、泉、粵三籍之人，各分氣類，素不相服，遇有兵民交涉以及會營緝犯等事，尤須文武和衷、寬嚴互濟，方足以服其心而得其力。至於緊要事件，即由臺灣鎮臣會同該道審明奏辦，是臺灣道一缺有統轄全臺、綏靜海疆之責，非具達權通變之才而又操守廉潔、能識大體者不足以資治理。¹¹

可見清廷對於臺灣道員職責及操守之重視。其時顏檢以胡承珙任延建邵道甫半載，即「力編查保甲，聽斷勒明，漸有起色」，加以「該道本任，人地頗屬相須，方資整頓，其餘閩省各道員，除尚未到任及現居要缺外，並無堪調之員」，故另擇浙江寧紹臺道陳中孚調補此缺¹²。

然而，上諭「陳中孚著補授四川按察使，所遺臺灣道員缺，著該省督、撫于本省道員內揀員調補，所遺之缺著李可瓊補授」後，顏檢再次呈摺，其曰：

惟查有延建邵道胡承珙，年四十六歲，安徽涇縣人，嘉慶十年進士，由編修歷升御史給事中，保送煩缺道員，奉旨補授臺灣道調補遺缺，旋經奏補延建邵道，于嘉慶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經前署督臣韓克均奏為委署理臺灣道，于本年三月初二日接篆。該道才優守潔，勤幹有為，自到臺以來，臣于公牘中見其實心講求吏治，施措一切井井有條。春間，前任水師提督羅鳳

¹⁰ 雍正年間，分定全國州縣為衝、繁、疲、難四類，以便選用官吏。「衝」謂地方交通頻繁要塞，「繁」謂事務繁重，「疲」謂民情疲頑、稅糧滯納過多，「難」謂民風強悍難治。

¹¹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第50冊，頁97。

¹² 同前註，頁97-98。

山赴臺緝拏盜匪張充，該道會同臺灣鎮臣音登額督飭文武協力搜捕，立時弋獲，辦理頗為認真。臣前以陳中孚奏請調補臺灣道，時因胡承珙在延建邵道本任內編查保甲，匪徒斂跡，著有成效，是以未敢遽行更動。茲查臺灣道員缺較之延建邵道尤為緊要，現無可調之員，胡承珙署篆臺灣將及半載，撫綏黎庶，鎮靜安詳，以之調補海外洵堪勝任。合無仰懇聖恩，俯准胡承珙調補臺灣道，以資治理。¹³

按此，可知胡承珙於道光元年三月初三日（1821年4月4日）由延建邵道調署臺灣，十月十七日（11月11日）實授。道光元年十一月顏檢再呈摺「為循例奏明請旨臺灣道胡承珙應否照例加賞按察使銜事」，獲准¹⁴。一直到道光四年四月十二日（1824年5月10日），胡氏以疾辭卸官職¹⁵。

今查考胡氏宦臺三年期間事蹟，約略就行政、吏治與學政三方面，依序分述如下：

（一）行政

1. 請動項修造戰船：

據《清奏疏選彙》所載，閩浙總督慶保、護理福建巡撫布政使徐忻等，在道光二年閏三月十六日（1822年4月7日）上奏〈請動項修造戰船疏〉，為福州、泉州、臺灣三廠修造戰船，動支銀數。

臺灣道胡承珙與臺防同知蓋方泌經會勘後，覆請分別修理損壞不堪之戰船。其按例估計：「『善』字二號等船五隻除酌扣舊料變價銀二百五十四兩零，實應給正價銀二百六十八兩五錢零、應給津貼並另加運費銀五百二十三兩二錢零，均請在於司庫道光元年地丁存公各銀內分別動支。其臺灣營大修船五隻應給另加津貼運費銀四百六十一兩九錢零，在於臺灣所屬耗羨銀內動支。」

道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822年6月10日），內閣奉上諭：「除酌扣舊料變價銀兩外，所有估需例價、貼運等銀，均准其在於司庫道光元年地丁存公各款內照數支給。其臺灣營大修船五隻應給另加津貼運費銀四百六十一兩零，即著於臺灣所屬

¹³ 同前註，頁 110-111。

¹⁴ 同前註，頁 121。

¹⁵ 據道光四年三月，閩浙總督趙慎畛之「為遵旨遴員調補臺灣道員缺，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所云，福建臺灣道胡承珙患病，請解任回籍調理。詳見同前註，頁 256。

耗羨銀內動支。該督等務分飭各屬耗依限趕辦，以資配緝。工竣，核實驗銷。」

有關修造戰船，胡氏《東瀛集》有詩錄其至船廠監督修艦一事：

十年人海任沉浮，漫浪無端出九州。正合與官充水手，未妨呼我作遨頭。
生涯擬託莊周瓠，歸計猶虛范蠡舟。枉說癡兒能了事，不知身世尚悠悠。

（〈出郊至船廠督修戰艦〉）

紆鼓連聲接曙鐘，西郊未別且從容。溪流夜漲潮痕在，沙路朝晴草色濃。
歸興龜鼃殊可駕，曠懷魑魅慣相逢。飽看藏壑頻遭徙，一笑虛舟任所衝。

（〈早起至船廠督挽戰艦交營〉）

2. 恭報早稻收成分數：

據《道光朝宮中檔》所載，道光二年七月十四日（1822年8月30日）由福建巡撫葉世倬恭報福建省入夏以來早稻收穫登場，據布政使徐炘、臺灣道胡承珙，將內地、臺灣各屬早稻收成分數，「分晰造冊呈送」¹⁶。

3. 移覆藩司調齊臺灣倉庫因公借墊各款案：

據《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庫儲項》所載，道光二年九月二十日（1822年11月3日）由福建巡撫葉世倬呈奏：「茲催據臺灣府知府蓋方泌按款查核，分別造冊登覆，由臺灣道胡承珙先後移覆到司，經藩司徐炘督飭委員調齊司案，逐細鉤稽開冊。」¹⁷又《明清史料戊編第十本》於道光二年十一月五日（1822年12月17日）由兵部移咨所載，「經往返行查，據現任道、府層層核覆，因公借墊各項悉與底案相符，委無移混情事」¹⁸。

4. 為朝鮮國難夷遭風漂收臺灣護送來省照例譯訊撫卹奏報：

據《清宮奏摺檔案臺灣史料》所載，道光三年（1823）春閩浙總督趙慎畛呈奏：「接據清臺灣鎮總兵觀喜、臺灣道胡承珙先後詳報，道光二年十月十二日（1822年11月25日）有朝鮮國小夷船一隻，遭風飄至淡水大安港擱淺擊破，各夷人自取行李登岸得生，送府轉飭臺灣縣撫卹。」¹⁹

5. 查明內營哨岸船換載班滿兵丁內渡在洋遭風擊碎之淹斃兵丁及沉失鈐記、砲械名冊，詳送督撫：

¹⁶ 同前註，頁186。

¹⁷ 同前註，頁191-195。

¹⁸ 同前註，頁205。

¹⁹ 同前註，頁219。

據《明清史料戊編第七本》道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23年12月30日）兵部移咨所載，道光三年十一月（1823年12月）福建臺灣鎮總兵觀喜、按察使銜福建臺灣道胡承琪呈奏為內營哨船換載班滿兵丁內渡，在洋遭風擊碎，淹斃兵丁，沉失鈐記、砲械，查明件數，趕造冊結，同淹斃及得生目兵名冊，詳送督、撫²⁰。

6. 為拏獲聽從林允春抗辦軍料擄人勒贖並持械鬥毆閩堂塞署之各夥犯審明定擬摺具奏事：

據《清宮奏摺檔案臺灣史料》所載，道光四年四月（1824年4-5月）由福建臺灣鎮總兵觀喜、按察使銜福建臺灣道胡承琪奏，為拏獲聽從林允春抗辦軍料，擄人勒贖，並持械鬥毆，閩堂塞署之各夥犯，審明定擬，以恭摺具奏²¹。

7. 籌給艚營兵米：

據《淡水廳志》之〈附錄籌給艚營兵米議〉所載，臺灣道胡承琪遵檄曰：

彰化縣米不敷出，不可撥。道光元年以前臺、鳳、嘉三縣扣存截曠穀七千零七十石，噶瑪蘭徵存供耗穀一萬六千七百四十石，以補淡倉……。道光元年後應給之兵米，請以三縣截曠及蘭廳存穀，自元年起，約七千石，運赴淡倉給新兵額米，且陸續歸補墊穀。惟陸運費繁，當由海運。三縣運至鹿耳門澳。臺防廳就往淡水貿易之船配運，令行戶保結。其蘭廳餘穀，每年春夏間，淡防廳雇船往運。照臺運章程，內洋被劫，地方官賠補。外洋被劫，營弁買賠。船至內港，駕駛不慎擱損，或船戶中途盜賣者，行戶賠補。外洋遭風，咨部豁免。至運腳費及淡廳年徵拳和莊租穀，變價銀六百六十九兩給發。其二十五年以前廳縣應補穀二萬三千八百餘石，腳費無項可支，令二廳三縣攤捐。

胡氏以彰化米不敷出，故不撥援艚營兵，而由臺、鳳、嘉三縣及噶瑪蘭廳運赴淡倉。然而，道光四年臺道方傳穉則對此提出異議，認為胡氏顧此失彼，鳳山穀更不可撥。至於海道運穀，不僅責令三邑又設立行保，及至遭風被劫，又責令地方文武行保分別著賠。舉動紛繁，無窮之累。加以船隻大不及千石，鹿耳門往來載民間日用貨物者，臺灣、鳳山、嘉義三縣耳，淡水、艚距郡遠，貨船向無往來，未能有足夠的船隻配運。即使有船，而近年內地商船配運，已多困累，故此，應當再行

²⁰ 同前註，頁 245-256。

²¹ 同前註，頁 259-263。

妥議²²。

8. 祈雨：

胡承珙《求是堂文集·駢體文卷二》收有〈祈雨龍神廟〉及〈祭城隍神求雨〉二文。前者作於道光二年三月一日（1822年3月23日），文中「故知載渴之懷，非一勺所能潤，尚幸已降之，令或再出而無難」顯見欣喜之態。而《東瀛集》中亦有〈喜雨〉一詩：

誰言井底泉，能應海上波。但看園中花，足知田間禾。
井枯少涓滴，花萎無婀娜。顧此不足道，將奈吾民何。
昨來走群望，所惜冤白鵞。事急一投牒，祇恐遭神訶。
竟獲允所請，諒我誠匪佗。枕上聞淅瀝，疑是風聲訛。
三更疏點布，四更急陣過。披衣起清曉，砌下成滂沱。
澄臺一以望，海雲高嵯峨。雷聲起何處，隱隱鳴潛鼉。
郊原雜青碧，但見笠與蓑。灌瓜泯楚蠶，插秧學吳歌。
即我不耕食，所得亦已多。長我舊栽菊，活我新種荷。
書池玩蝌斗，畫壁憐蝸贏。魚游意已忘，鳥啼聲更和。
詎誰慰勤望，並欲捐煩疴。呼奴酌白酒，勸客金叵羅。

可見胡氏祈雨後，夜裏枕上聽聞淅瀝雨聲，疑是風聲，待次日清晨披衣探看，喜見臺階積水滂沱。站上澄臺瞭望雲海，雷鳴如龍。遠處可見農民穿戴著蓑衣笠帽，忙下田間種瓜、插秧。而他雖不躬耕自給，但栽菊種荷豐潤了他的生活。此天降甘霖，實乃精誠所至。黃得時〈胡承珙與東瀛集〉一文謂：「承珙在臺任中，曾遭大旱，便作了〈祭城隍神求雨〉和〈祈雨龍神廟〉兩篇駢體文，終於天降大雨，承珙喜不自禁，作〈喜雨〉與客人共飲。」²³

（二）吏治

胡氏任陝西道監察御史期間，自認居言諫之官，當周知天下利弊以奏上，嘉慶二十、二十一年間，曾呈奏八道奏摺：〈請詳定保甲摺〉、〈請整飭吏治摺〉、〈陳

²² [清] 陳培桂：《淡水廳志·武備志》卷7，收入《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第172種，頁179-182。

²³ 黃得時：〈胡承珙與東瀛集〉，《臺灣文獻》第19卷第1期（1968年3月），頁51-61。

胥吏積弊摺〉、〈請定分發人員到省先後摺〉、〈陳漕船積弊摺〉、〈條陳虧空弊端摺〉、〈陳書役侵欠摺〉、〈請申禁私錢摺〉等。宦臺期間，查辦吏治，秉承任監察御史之法度與操持，有為有守。

1. 嚴禁胥役勒索紳衿班數：

道光三年(1823)，臺灣衙門差役小官對地方上退休的官員和士子施以棍棒鞭打、勒索、鋪堂禮等，有未經質訊而先刑杖，或橫行勒索、要求鋪堂禮者。申訴狀紙，一張要價近千。凡自批准後，即須關關分送禮金。含冤負屈而家無資產者，多遭凌辱。最可恨可惡者，是無票無案，差役狼如豺狼，亂棍錯打，平民隱痛，莫能諦聽，士子屈辱，以損志氣。舉人曾維楨、貢生林慎微等呈稱，望道憲嚴禁胥役勒索紳衿班數。

道憲胡承琪批曰：

紳士人等不知自愛，干預詞訟，匍匐公庭，其凌辱之加，固由自取。然鋪堂等項名目，久干例禁，該胥役等何得明目張膽，任意勒索？殊屬不法！仰臺灣府通行廳、縣，一體出示嚴禁；毋再稍任私索滋事，致干未便。

臺灣府知府蓋方泌遂將此禁示公布給士紳及差役小官等人知悉。道光四年，公捐立石。其後，李慎微示禁，亦立石於府城²⁴。

所立碑址在臺灣府奎樓書院（今址臺南市中區中正路東段路中），日據時移於今中區文昌里。民國四十三年(1954)移立赤嵌樓小碑林，碑高一〇二公分，寬八十四公分，額楷書如題，花岡岩。民國六十七年(1978)移立大南門碑林。本件碑記旨在嚴禁各衙門胥役橫行勒索所謂「班數」或「錦堂」的陋規，並期勉紳衿潔身自愛，勿復干預詞訟。由臺灣縣知縣李慎彝示禁，府城士紳立石，有圖一、二為證。碑文曾收錄於《南碑集成》、《碑林圖志》，為清代臺灣鄉治與士風的珍貴史料²⁵。

²⁴ 詳見國家圖書館「臺灣碑碣拓片」。

²⁵ 詳見《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乙示諭·奉憲禁各衙胥役勒索紳衿班數碑記》，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218種，頁456-459。



圖一



圖二

其後，道光五年（1825）鳳山縣閩邑舉、貢、監、廩等諸生捐資建碑，鐫刻道光二年（1822）鳳山縣知縣杜紹祁的告示，以垂久遠，以使後世胥役知禁令。此碑分為二，主碑題作「奉憲禁胥役勒索紳衿碑記」，今已遺失；副碑即本件建碑捐題碑記，詳列喜捐紳衿姓名與金額，令後世咸知除積弊、衛斯文者，皆此樂善急公諸人，故額曰「和順流芳」。又，本碑原存於鳳儀書院內，民國六十六年（1977）移立（今址鳳山市曹公路二十五之三號曹公祠）。碑高一一九公分，寬六十三公分，花崗岩，原碑無題，額刻「和順流芳」四字。碑文曾收錄於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南碑集成》、《高雄縣志》，唯前者僅錄紀事文而略捐題資料，後二者則以碑額為題²⁶，有圖三至五為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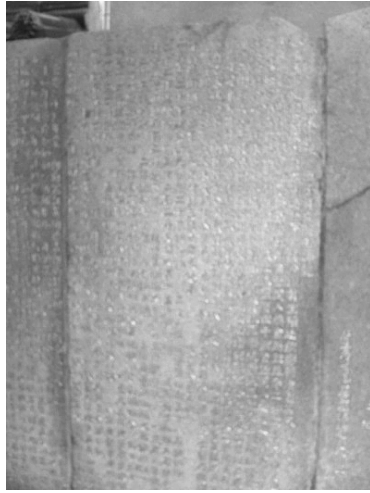


圖三



圖四

²⁶ 詳見國家圖書館「臺灣碑碣拓片」。



圖五

再者，道光十七年(1837)嘉義縣知縣范學恒自前縣移交，據舉人即用同知林希哲、截選知縣蔡廷槐等呈稱：

「竊惟聖教覃敷，無非保民至意；臥碑昭著，專為養士隆文。故凡民人詞訟，不許牽扯生員；士子律身，亦自潔修自愛。惟是事關切己，難免進質公庭，最恨曲直不分，先遭衙蠹酷索刑杖，名曰『水錢』，各役稱為『班數』，稍有不遂，百般凌辱。士子且然，庶民尤甚。是欲伸冤而反加慘，可勝言哉！所以事主被盜，多不敢出控，獲賊不敢解官，誠謂『水錢』、『班數』之索，比於強盜尤橫。經前舉人曾維楨等，於道光三年間僉請前道憲胡嚴禁，蒙批『仰府飭廳、縣一體出示禁革』在案。因未勒碑示禁，無所觸目警心。幸逢新政，造福斯民，栽培多士，案無積牘，民鮮沉冤！哲等仰體仁憲至意，爰謀久遠之規，以振士氣而厚民俗。為此，僉懇恩准示禁勒碑，以垂不朽！切叩」等情到縣。

據此，前縣批示：「飭承查覆。」禁令出示給士紳胥役相關人等知悉。爾後，不論大小案件赴案投訴時，不能強加勒索；如敢違命不遵守者，特許人民直接帶至縣府，從嚴懲辦。

邑侯范老父臺原批：「蠹役作奸犯科，招搖撞騙，大為地方之害！自應出示嚴禁，刊刻石碑，使若輩觸目警心。該職員等前詞經據粘臺地數單，請飭照辦。候飭承趕緊敘稿，送核可也。」道光十七年十一月(1837年11-12月)，給貼曉諭。此

碑存於嘉義市聖神廟，高一一九公分，寬六十七公分，花岡岩。原碑缺題²⁷。

2. 禁汛兵藉端勒索縱馬害禾：

守城汛兵欺壓良民，勒索費錢，嘉慶十九年(1814)，臺灣道糜奇瑜、臺灣府知府汪楠曾出示嚴禁，革除兵索，並委巡邏。道光二年(1822)，辜妹等孱啞農民車運糞土、五穀、牛隻雞鴨、鐵器等出入城門時，屢遭城門惡兵按件勒索費錢。多則滿百，少則數十。稍不從命，則任意糟蹋毆辱。又有縱馬殘害稻苗，結黨成群，肆橫砍伐。庶民不甘力阻，輒被毆打重傷，即便逃脫，也難逃日後入城識認。行人畏威，莫敢解勸。嘉慶二十五年(1820)，鎮憲查照前案，給示勒石，以垂久遠。惟憲示被風雨損壞，法久弊生，惡兵故態復萌。道光二年八月(1822年9-10月)，道憲胡承琪批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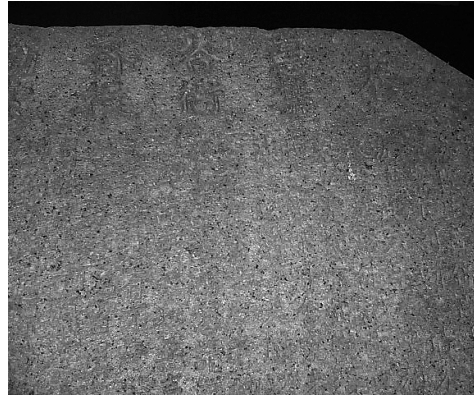
蒙此，并據辜妹等赴府呈同前因，除移營一體示禁外，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守城汛兵人等知悉：爾等嗣後務須恪守營規，凡有莊民攜帶隨時應需以及食物等件，并車運五穀出入，毋許攔阻，藉端勒索；亦不得以割草為名，縱馬殘踏民間禾苗并雜糧等項，滋擾閭閻！示禁之後，倘敢不遵禁令，故蹈前轍，一經告發，定即嚴提，按律從重究辦，決不姑寬！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此並令臺灣縣、鳳山縣共同勒石。示禁碑在赤嵌樓小碑林(今址臺南市中區民族路二段二一二號)；民國六十七年(1978)則移立大南門碑林。碑文曾收錄於《南碑集成》、《碑林圖志》、《明清碑碣選集》。碑高一四八公分，寬六十六公分，花岡岩，原碑無題，詳如圖六至九。

²⁷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乙示諭·嚴禁衙蠹酷索班數示告碑記》，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218種，頁466-467。



圖六



圖七



圖八



圖九

(三) 學政

1. 條列《續修臺灣縣志》目次：

據臺灣縣學教諭鄭秉才《六亭文選》所錄〈續修臺灣縣志後跋〉一文云：

竊謂古蹟屬本朝者，自宜入地志；若在未建置以前，敬堂固謂古蹟有欽仰之意，不宜施於偽氏矣，則古蹟不如分別勝蹟、遺蹟之為當也……自惟譚陋，

無可自信；乃就全部按次條列，請定於墨莊道憲。其各目中分合出入，傳中補錄改撰；與叢談割去新收藝文，不錄見在，凡退谷自訂者，皆深以為然。

餘卷中移置各條下，間有標識，亦非兼才私見，其特加評斷者……

可見鄭兼才修纂《續修臺灣縣志》時，曾商請胡氏協助條列《續修臺灣縣志》之目次。

2. 修建昭忠祠：

據鄭兼才《六亭文選》所錄〈上胡道憲請訂昭忠祠祀事文〉、〈上胡道憲稟覆昭忠祠事〉，以及胡氏批示「仍交該學一手承辦」、「慎重祀典，大公無我至意，自應照卹題名立主」等，而後鄭兼才〈再上胡道憲〉商榷入祠各案員弁，昭忠祠告竣時，胡氏親至閱視等，都顯見胡氏關注昭忠祠之修建及祀事。

3. 訂臺邑志稿條記：

據臺鄭兼才《六亭文選》所錄〈上胡墨莊觀察再訂臺邑志稿條記〉，鄭氏於〈政志〉修訂「祥異賑卹」；職官題名，《府志》與《縣志》歧異，版本亦異；壇廟多由〈外編〉移入；古蹟與名勝園亭移入第一本地志等，就教於胡承琪。此外，鄭氏針對謝金鑾生前來信謂：「佳志必不收現在詩，況吾兩人詩收入志書，只得醜名。但於眾人概收，而吾兩人獨否，予人以過而自立身於無過，更為不可。」請示胡承琪仔細斟酌。

4. 查辦南壇義塚：

據鄭兼才《六亭文選》所錄〈上道憲請辦南壇義塚摺〉，針對南壇義塚旨在架空局以行私，虛耗厚資，棄孤墳而不理之弊端，稟請府憲飭承查清檔案，交以核閱，俾得通行計算及與士紳公擬章程，且將公舉董事造冊詳報。胡承琪批示如下：

查南壇義塚地，掩埋無主棺柩，前經蔣守同各紳士捐置田園，以充經費。每年收租完賦、一切支銷，自應詳載簿冊，以備稽查。乃各董事視為利藪，謀充營私，甚至租額不可複考。若不速為清厘，勢必日漸侵沒，墮廢義舉。仰臺灣府即飭檢檔案，檄發該學會同公正紳士詳細鈎稽，妥立章程，並僉舉誠實董事，稟覆核奪。

三、《東瀛集》之交遊網絡與情志表現

《求是堂詩集》之《東瀛集》主要記載胡承珙任福建延建邵道以及宦臺的情志。總計八十八首詩。詩中可見胡氏至彰化、鹿耳門、鳳山、岡山、鹽水港、斗六、淡水等行跡，臺地之竹子、荔枝、黃梨、西螺柑、檳榔筍等物，以及澄臺、斐亭等山水景物，則多為「偏驚物候新」之作。

宦遊文學裏的「宦遊」，意謂著因官務責任而出遊，是一種被動指派至他地任官的行遊活動。宦遊是政治動機式的「流寓」²⁸。至於流寓的動機原因，則有奉命仕官、受聘幕賓、應聘主持教育或修志、謀生工作、遊覽觀光²⁹。宦臺三年期間，政務繁重，然胡氏以書寫習慣，將所見所聞所感，盡付於詩中。

（一）宦臺交遊網絡

1. 同年孫爾準：

孫爾準與胡氏乃同年進士，後者有〈聞孫平叔同年移藩粵東〉詩二首：

平生好在紫髯翁，此別無因執琖同。去路月明千里外，交情雨散一年中。
甘棠舊港依然綠，荔子連山不斷紅。試上朝臺定回首，故人猶滯沃焦東。

君才似海常宜近，我計歸山苦未能。王式不來應有以，淮陽非臥所能勝。
偶看芳草思蛩駘，漫向秋風較鷓鴣。留取懷中書數紙，相思時與剪青燈。

可知此詩寫作年代應是道光元年，孫氏適調任廣東布政使。詩中透露二人的友好交情，應建立在孫任福建布政使、胡任延建邵道的時候，也就是嘉慶二十四年。

2. 明經張瑛瑀：

張瑛瑀曾掌嘉義玉山書院³⁰，據胡氏宦臺詩作酬贈內容看來，二人交情甚篤。

²⁸ 吳毓琪：《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頁10。

²⁹ 周滿枝析分為七：奉檄渡臺者、作幕至臺、採疏至臺、遊覽至臺、應聘至臺、謀生渡臺、功名未遂渡臺者。詳見氏撰：《清代臺灣流寓詩人及其詩》（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頁33-50。施懿林則歸納為五：或奉檄仕官，或受邀擔任賓幕，或應聘主持教育、修志事宜，或是因公務而來，或是為遊賞風景而至。詳見氏撰：《清代臺灣詩所反映漢人社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年），頁200-204。

³⁰ 胡氏〈別留張瑛瑀〉一詩之「讀畫敲詩且未休，玉山猶恨不同游」句下有註「山在嘉義，君前掌

〈張瑛明經來郡數日旋回嘉義〉詩二首：

共有乘桴興，曾邀作伴歸。海雲供畫本，番雀識儒衣。
為我瓜期誤，勞君鶴夢違。衙齋似僧舍，歲莫好相依。

白髮悲何限（君近日悼亡），青氈計尚疏。安心原是藥，引睡可無書。
園吏今為蝶，溪翁昨獻魚。加餐須努力，贏得腹如壺。

張氏數度造訪道署以探望胡氏，而張氏傷悼亡妻時，胡氏亦勸慰努力加餐飯。又
〈張瑛為予寫扶桑一幅因題其上〉四首詩：

水國春陰護板扉，仙葩合與飼蠶肥。繭成如甕絲如血，不數猩紅覆地衣。

牡丹祇許和酥黏，金鳳惟能蘸甲尖。別有風流傳荔譜，赤漿盈椀漬紅鹽。

千丈蟠根碧海東（《十洲記》：「扶桑在碧海東，長數千丈。」），全勝百日半年紅
（紫薇為「百日紅」，見宋人詩集，臺郡志又以夾竹桃為「半年紅」云）。何因卻植通
明殿，照徹丹霞影正中（扶桑一名「照殿紅」）。

故人幾許費燕支，一幅鵝谿寫折枝。我亦枯腸苦搜索，為君拈句比紅兒。
更見張氏贈扶桑畫幅，胡氏題詩於其上之文人情誼。二人並互贈吳門藥酒、黃菊
等：

三年海外愁風雨，九日尊前感歲華。病客朝來添白髮，故人秋杪送黃花。
炎方本不因人熱，正色才能辟物邪。漫說小陽桃李艷，幾番開落見天涯。

（〈立冬日張瑛饋黃菊花〉）

虛從海客話瀛州，藥物蠻方未易求。多病敢誇醫國手，無功合拜醉鄉侯。
嘗新紫蟹來何莫，耐久黃花尚似秋。安得鳳凰臺下路，為君千丈築糟邱。

（〈以吳門藥酒一罍餉張瑛〉）

二人先後附海舶回籍，胡作有〈留別張瑛〉二首：

群兒拍手趁山公，老葛并州氣獨雄。醕酌乾坤纔一馬，笑談辟易已千熊。
我行慣值盆翻雨，君去須乘舶趁風。下視蜉蝣何所戀，願隨雲將問鴻蒙。

教玉山書院」，經查「玉山書院」成立於咸豐年間，此疑為嘉義玉峰書院。

讀畫敲詩且未休，玉山猶恨不同游。三年作客千場醉，萬緒縈身一夕抽。
各有青氈為故物，相期白首亦風流。芽薑箭菜江南味，領取歸時滿意秋。

3. 太守蓋方泌：

蓋方泌(1768-1838)，字季源，亦字碧軒，一八一八年擔任臺灣知府。胡氏〈立冬前一日蓋碧軒方泌太守招同音健齋登額總戎集鴻指園看菊因以酥和菊葉煎食之〉一詩：

何必騷人嗅落英，攀條擷葉試新烹。鴻園拂石秋還暝，燕寢疑香晚更清。
插帽不妨開笑口，持螯端足了浮生。為君醉草天隨賦，合占滄州吏隱名。

時值立冬前一日，知府蓋方泌邀集臺灣鎮總兵音登額及胡承琪於府署鴻指園賞菊、食酥煎菊葉、啖蟹。胡氏詩中並引天隨子（陸龜蒙）之〈杞菊賦〉與謝朓吏隱等為典故，載明三人宦臺的情志雅興。

此外，由〈與碧軒太守夜話有感賦贈〉一詩，可見二人相知相惜的同僚情誼：

四座且勿語，為君停舉杯。問君從軍有何樂，君言痛定猶餘哀。
憶昔黃巾遍秦隴，畫磨盾鼻宵銜枚。連營傍山寨谷口，忽然飛電如李梅。
馬牛斃野大木拔，暴流怒發聲喧豗。是時危坐待沒頂，詎料雨歇濤頭回。
軍行偶爾得空舍，解鞍暫憩無疑猜。門前遺火竟誰厝，焰焰已及硝磺堆。
倉皇欲出不得出，頃刻將化昆明灰。以裘蒙首急伏地，大聲一裂如轟雷。
焦椽爛瓦不知處，面目無恙粘青苔。平生絕險此二事，廿年首白難重回。
聽君語罷起長歎，不經困阨無良材。人生萬事有司命，水火不殺商邱開。
即今無事撫髀肉，上頭千騎東方來。塞馬久應識倚伏，海鷗何用生徘徊。
為君引滿浮大白，有酒不飲胡為哉。

蓋方泌自述二十年的從軍心路歷程，胡氏深感「不經困阨無良材」之餘，更表人生萬事有司命，酌酒滿杯，二人快哉大飲。

4. 鳳山大令杜紹祁：

杜紹祁(?-1829)，字少京，江蘇無錫縣人。道光初年署任鳳山縣知縣。胡氏〈贈鳳山大令杜少京紹祁〉一詩：

雲海光中絕點埃，衙齋山色半屏開。傳家唐律詩千首（君家《叩彈集》原版尚存），作吏蠻方水一杯。
香稻剩留鸚鵡啄（縣出香米，番人所種），高枝應待鳳皇來。築城敢道非吾事，且覓琅玕萬箇哉（時方與君議築城事，君先令栽竹為圍，捐俸為之）。

可見胡氏曾就修建築城一事請議杜紹祁，而杜氏建議先植栽竹子為圍籬，並捐俸為之。

5. 孝廉章于田：

胡氏〈贈章孝廉于田〉一詩，載明章君多蓄有佳硯及青田、壽山石等諸石，云：

一室圖書靜，終年不染塵。論交惟有石，養性且如醇。
小沼深藏月，閑花久駐香。偶來共幽賞，魚鳥若相親。
予自投簪組，歸心滿石田，袖藏東海小，舟壓北風顛。
商榷印人傳，摩挲陶史編。與君同結習，回首漫雲烟。

此詩乃胡氏因病辭官後，等候歸鄉時期所作。記述二人共同商榷周亮工之《印人傳》等情形。

6. 王聚奎：

胡承珙任「臺灣兵備道兼學政加按察使」一職，兼管臺灣生員歲、科二試，《東瀛集》中有〈惜字歌〉一首，係歲試拔補博士王聚奎，與胡論及寓居西門外之陳鄭瑞天性愛惜字紙，求胡氏贈詩而作。

吾儕足傲虞姬壻，識字非徒姓名記。偉哉倉聖萬古功，一丁差勝兩石弓。
糞土何人恣狼籍，元經覆甌不知惜。世人但晉秦始皇，焚餘猶勝為舂囊。
何怪荒郊鬼夜哭，不如飽死蠹魚腹。陳生海外守一甌，抱此區區殊可憐。
斯冰骨朽數千載，掩骼埋胔賴生在。更憐近代多好奇，細書布滿著色磁。
一朝失手甌墮地，泥中恍惚成窰字。陳生見之輒攘臂，大石粗沙競磨厲。
此意堪為學子師，拜經瘞筆徒爾為。嗤他詩禮稱儒者，袖有金椎祇控頤。

(二) 情志表現

1. 宦旅羈懷：

臺灣道員一般多由福建省內知府升任，或由道員、按察史調任，三年一調，隻身渡海來臺，奉命調任前往途中，感物吟志，悵惘情思，盡付詩句中。

〈將往臺灣次韻蘭卿贈〉詩二首：

觚棱昨夜夢瀛洲，蹤跡無端出九州。歷歷風烟諸島碎，茫茫星斗四天浮。
題詩剩欲誇奇觀，報國何曾効細流。回首中原青一髮，祇應西北倚高樓。

站點飛鳶墮海烟，天涯只在片帆前。勞生尚欠當歸藥，浮世原如不繫船。

偶學泥鴻留爪印，仍隨樞馬聽牙絃。故人珍重臨歧意，香火尋盟更幾年。

此詩巧妙地擷取並融會蘇軾〈澄邁驛通潮閣〉「青山一髮是中原」、王沂孫〈無悶〉「陰積龍荒，寒度雁門，西北高樓獨倚。悵短景無多，亂山如此」、鮑康〈古泉三十六韻〉「癡尚誇奇觀，貧偏結古緣」、張喬〈江南別友人〉「勞生故白頭，頭白未應休」、蘇軾〈和子由澗池懷舊〉「雪上偶然留爪印」、庾信〈賀新樂表〉「昔淵魚聽曲，尚得聳鱗，樞馬聞弦，猶能仰秣。臣等誠愧知音，敢忘悅豫」、杜甫〈送李校書〉「臨歧意頗切，對酒不能喫」、曹勳〈天臺書事十三首〉「香火尋盟欲過門，相迎道地盍先論」等詩句，充分將渡海遠行的蒼茫孤寂感表露無遺。在面對家國迢遙，題詩無友唱和，只能獨倚高樓，悵短景無多。胡氏自喻辛苦勞累的仕宦生活，惟欠當歸藥帖，此身恰如未繫繩索的船隻，隨風飄浮不知所終，對好友李彥章的贈別情意珍重感謝，並期待來年聚首。

〈辛巳二月二十六日鹿港登岸〉：

千騎東方且莫論，牧童迎我海邊村。新甦雨足鬚尤茁，老樹風多頂盡髡。

地下有懷輸蟻蝨，天涯無興寄鵬鯤。去年今日車箱夢，瘦馬頻嘶出國門。

此詩是登臺後接觸到牧童，以及眼見茁長的新麥、禿頂的老樹等印象。而後話鋒一轉，回想一年前自己長年羈旅在外，就在瘦馬的鳴聲中，孤單落寞地離開京城，來到臺灣。

2. 行役紀實：

胡氏視察臺地民情風土，作有〈彰化道中〉：

曉雨細愔愔，春寒晝屢陰。征衣饒海色，詩句換蠻音。

生事依諸蔗，人家恃竹林。歸耕無計得，慚愧勸農心。

時值春寒料峭、細雨霏霏時節，看到彰化農家種甘藷、甘蔗過活，住家則以堅實的竹子為圍籬，思及自己無法歸鄉躬耕，卻要在此鼓勵農民耕種，難免心生慚愧。

〈大湖行館〉：

候館誰牽馬，行廚祇食魚。異花驚絕域，修竹憶吾廬。

木客催尋藥，波臣託致書。一漚如許借，自足不求餘。

此詩述其行役下榻大湖行館，僅有簡單魚肉可食。大湖此地之珍奇異花令他讚歎，茂美修竹則不禁令他回想自己簡陋的房舍。在這四方肩挑輻輳的交通樞紐處，只見

伐木工人催促找藥去，漂泊的人則請人託帶信息。令他深感人生如夢幻泡影，但求自足。

〈鳳山道中〉：

一縷上炊烟，連村欲暮天。竹林風掃禿，谿谷浪淘圓。
埠長分泉約，巫師劇社錢。獨憐冬候暖，秧碧已平田。

此詩載明他對鳳山一派祥和景象感到滿意，唯獨冬天氣候偏暖，碧綠的稻秧已高與田平。

〈岡山道中〉：

木杪行人度，籬根稚子嬉。草荒眠鹿瞳，風墮掛猿枝。
白屋貧如許，青山自不知。林端鳴絡緯，能得幾絢絲。

感受到岡山人民生活的安適淡定。即便家貧清苦，仍然過著農家單純素樸的生活。

〈竹塹〉：

地闊洪荒近，天圍渤澥寬。海雲生處白，山雨晚來寒。
但足魚羹飯，何須鶯殼冠。時清息烽火，有竹報平安。

有感竹塹位處荒僻，然胸懷卻似渤海般寬闊。無須鶯殼大餐，只求粗食淡飯，便覺滿足。時值河清海晏，可竹報平安。

〈鹽水港〉：

十月曉寒輕，寒帷問去程。野花檐外朵，蠻鳥樹頭聲。
斥地時防曬，沙田近廢耕。眼看流腐夥，何計活蒼生。

此詩有感十月的鹽水港漸有寒意。當他看到廢耕的田地，便不覺擔憂人們大量遷居他鄉，該有什麼辦法養活當地百姓。

〈淡水道中〉：

輦确疲行役，肩輿得暫眠。郵程榕記里，番俗黍為年。
蠶柱通溝尾，蠔山出屋顛。鄉心託飛鳥，已在夕陽邊。

此詩有感出差淡水的路途險峻不平。坐在轎子裏稍作休息的他，眼見所及，途中的榕樹記載著距離，番俗則以黍熟為一年。河溝裏的馬蹄蟹使水不淤塞，民家門口則堆滿牡蠣粗殼，讓人舉步維艱。旅居異鄉的他，想託飛鳥傳遞鄉思，卻是夕陽已在山外山。

〈冬日郡郊述懷〉二首：

炎徼時無準，經冬未作寒。白雲蒸海熱，碧樹裹烟團。
曉市魚蝦賤，豐塍鳥雀歡。郊西逢獵騎，為覓鹿皮冠。

歲事從人問，官聲轉自疑。貧緣安命早，病學養生遲。
對客常求藥，歸裝只辦詩。猶餘幾兩屐，未了一生癡。

此詩有感臺地氣候迥異內陸，冬日炎熱，時序失準。早市魚獲價格低廉，鳥雀歡喜地穿梭田埂間。西郊外巧逢獵戶，是為覓尋鹿皮製帽而來。在詢問民人農事祭祀時，對於自己的官銜名聲漸感疑惑。自認早年安命而貧，生病方悔養生遲。經常對著來客求取藥方，歸家時只裝載了詩篇，平生就只剩幾雙草鞋，卻未能了結一生的癡迷。

3. 寓居閒情：

胡氏心性沉靜，〈衙齋偶成〉：

小庭風細蝶依花，日午黃蜂亦散衙。豈有不平鳴蜥蜴，未知何事鬧蝦蟆。
偶緣礙足思鋤草，莫為傷脾便毀茶。樹影微欹殘夢醒，渾忘身世在天涯。

由此詩可以想見他閒坐衙門庭院一隅，靜觀蝶飛蜂舞，聆聽蜥蜴、蝦蟆叫聲的景象。而在鋤草、喝茶品茗的閒適生活裏，樹影微斜中，驟然夢醒，不知身是客，已在天一隅。

小眠初醒，隨口吟成〈小眠齋口號〉：

半穗香烟萬念灰，小眠初醒一編開。何人肯復哀吾老，正用此時持事來。

平日寓居，喜讀書而忘憂，〈即事〉：

一編入手百憂空，讀罷追涼小苑風。芳草意隨行處綠，離支顏勝去年紅。
爭田漸解聽蠻訟，伐木閒思課隸功。更上澄臺聊極目，懶將身世問飛鴻。

此詩可見覽讀之餘，即流連花園，蒔花養草，或處理百姓爭田訟事。有時更登上澄臺遠眺，懶問人生際遇。

〈積雨遣悶〉：

海天風雨欲平沉，六月陰涼襲葛襟。濕氣朝看黃耳菌，老懷閒羨白頭禽。
空階久任無心滴，野草偏如有意侵。不是維摩頻隱几，聊將震撼試潮音。

此詩乃作於山雨欲來之際，可見六月黃梅雨季時，看黃耳菌，羨慕白頭翁的閒情。而〈戲詠樹上白頭翁〉：「翁姥相呼意轉親，江東子布漫生嗔。伯符公瑾俱夭折，到

得白頭能幾人。」則可想見其寓居生活自成其趣。

又〈秋杪同人至東湖久憩歸過黃園飲於韓家園〉一詩載其暮秋時分，與僚屬同遊黃園與韓家園，觸眼所及，樹影水雲，美景意興，卻因暫留臺地而轉生惆悵³¹。

4. 物候景新：

對於臺灣的地景、物產，胡氏於詩中多處表示新奇驚嘆。

如〈斗六門至沙連堡〉：

天將奇險界諸蠻，十八重溪灣復灣。負弩屯丁頭片羽，裹鹽峒女耳重環。

漩渦中有石彈子，老樹根多木假山。且說桃源堪避世，白波青嶂詎人間。

由此詩可見他對於水沙連的地形景觀，歎為觀止，並比喻成避世桃源。

至於道署內之「斐亭聽濤」與「澄臺觀海」二景，高拱乾所編《臺灣府志》納為臺灣八景之列。

旋汲清泉滿舊池，徧尋異蘂得新知。未堪謝客呼山賊，且學樊須作圃師。

滄海此亭原粒粟，青天終古自游絲。閑來掃地焚香坐，也算平生一段奇。

（〈斐亭即事〉）

寂歷斜陽上麗譙，微茫一線鹿門招。小園種樹剛春雨，暇日登樓又晚潮。

公子風標看白鷺，美人名字記紅蕉。天涯滋味蠻鄉景，賴有詩情耐可銷。

（〈澄臺晚眺〉）

乾坤底處有端倪，蒙叟難令物論齊。河泊望洋休更歎，可知海若亦醞雞。

（〈澄臺望海〉）

以上三詩，可知胡氏閒來無事，焚香靜坐，登臺觀海的閒情雅致。

其次，胡氏亦作有賞花詩作：

三年長劍倚天東，手種扶桑映日紅。數遍園中閒草木，獨將心事託飛鴻。

（〈鴈來紅〉）

金烏萬里翔逸駭，踏折桑枝落東海。胚胎元氣成扶疏，鍛鍊陽精蓄光采。

稠條沃葉牆東隈，燒空擎出瑪瑙杯。紅絨一線燭龍吐，丹砂萬片金鑪開。

³¹ 《東瀛集》：「海國秋光遲，出郭試一訪。野花猶有香，碧草渾無恙。十里見澄潭，環流抱清曠。樹簷隄外影，山眉鏡中樣。一篙劃空明，水雲互搖漾。可惜在蠻村，好景付孟浪。是時風日佳，晴波綠猶漲。見說湖畔田，餘潤資醞釀。耕除供牛租，釣罷足魚餉。西顧語海若，回面漫相向。萬里安用馴，一漚自神王。吾儕洗眼來，未要煩供張。非無白接離，所欠黃篋舫。地偏暫勾留，興逸轉惆悵。何當明月夜，還來聽漁唱。」

呼工調脂不敢畫，認取蟠根出天外。義轡應從此地升，羿弓定自何年掛。
見說長春歷四時，斜槎倒插足生機。轉瞬榮華羞似槿，向陽心事本如葵。
無端流落魚鼈國，卻被時人妄品題。（〈扶桑花〉）

詩中盛讚扶桑花乃稟受天地精氣而生，宛如燃燒的天際一般。其花之紅豔突出，即便傳喚畫工也不敢輕易作畫，只因認出盤根錯結乃天外之物。而此花花期甚長，斜枝倒插皆能生長。無端流落到臺灣，卻被人胡亂品評高下。

詠蓮之作，有〈盆中白蓮〉四首：

何必峰頭十丈懸，一枝風物便鮮妍。滄溟萬里休嫌闊，歸去堪乘太乙船。

汲井埋盆笑學韓，經旬未得一花看。輸他老卒探驪手，喚出馮夷捧玉盤。

已是淤泥不染身，肯教脂粉浣天真。有情無恨纔能爾，未許龜蒙作解人。

餞臘迎涼竟未休，無端詩思動滄洲。年光付與花光送，準擬觥船恣拍浮。
此詩胡氏盛讚盆中蓮花一枝勝過峰頭十丈之蓮花，其花鮮妍，出淤泥而不染，時值餞臘迎春之際，不免感歎年光容易把人拋。

另〈春初種藕池中，久不出葉，後稍稍出而不繇，以為花已無望矣。五月間，忽發兩枝皆紅色，一枝中含雙朵，如並頭然，一則中分三萼，形類品字，瓣皆表大而裏細色，則外淺而內深，苞裏重疊，跗鄂分明，此種曩所罕見，詩以紀之〉一詩則記春天種藕於池，直至五月始開枝葉，花樣競新的景象。

另〈綠珊瑚樹歌〉一詩，胡氏查考《臺灣志》，謂：「此物有枝無葉，嫩翠叢生，狀如珊瑚，甚脆，折之有毒漿，沾人肌膚輒爛。人家及村墅遍植之為藩蔽，與籬柵、刺竹同功。」其詩云：

龍工胡為不自惜，琪樹琅玕擲千尺。棄置人家溷廁間，牛欄鷄棲恣狼籍。
世人但羨出水赤，石上蟠根多不識。故將本色示人間，任使看朱亂成碧。
頗聞此樹含毒漿，樊圃可止狂夫狂。願金如粟馬如羊，使君歸去垂空囊。
明珠薏苡多謗傷，安用綠玉枝交相。酒酣起舞鐵如意，七尺珊瑚等閑碎。

此詩乃胡氏述異而作，志在示人綠珊瑚樹本色，期使人勿看朱成碧，心思迷亂。

衣若芬〈閱讀風景：蘇軾與瀟湘八景圖的興起〉指出：

觀風景是有別於日常的一種「非常」的耽美活動，一種刻意的行為，觀看

「風景」不在於人行山水之間的時間延續，日光由明至晦的規律改變，而是主體人物移步至某一定點後靜止，視線所及的物象，於景致往往隨機而異，人們累積觀看的經驗，摘取最富特色的物象與氣候的組合……。³²

5. 啖食嘗鮮：

〈食荔枝〉一詩：

秦皇漢武未聞道，海上那得如瓜棗。獨有仙人冰玉膚，沐雨籠烟住瑤島。
我來海國春正中，屋角如火扶桑紅。心知絕世在空谷，彷彿夢到扶荔宮。
朝來有酒漾螺盃，眼明見此楨虬卵。龍女金支爍有光，鮫人火齊堆無算。
藍紅江綠漫復誇，傾城風味自一家。餐芳頓欲換肌骨，忍俊誰能惜齒牙。
十年以前無此物，銜子飛來煩海鷗。天公著意厚窮荒，應遣分甘到鈴卒。
萬事灰心杜牧之，罪言自著少人知。竭來正值成陰候，只合茲游為荔支。

此詩載明臺地早期不產荔枝，清朝以後始移植栽種。胡氏自述來臺時值春天，寓所有紅豔扶桑，宛如進入神仙境地。早上螺殼碗裏有酒漾漾，眼明一見紅如龍卵的荔枝，彷彿龍女正拿著金燈照耀一般，閃閃發光，又像美人魚堆積無數的寶石般閃耀。蔡襄《荔枝譜》中泉州「藍家紅」及「江家綠」兩大荔枝品牌雖嫌誇大，然終各有風味。面對如此美味，使人頓換肌骨，得道成仙。吃了不覺綻放出笑容，又有誰會去顧慮牙露齒白。臺地十年以前並無此物，有勞海鳥銜其種子飛渡來臺。天公對此窮鄉邊邑非常厚情盛意，特意分子來臺宦遊者如此美妙滋味。萬念俱灰的杜牧，評論時政得失的〈罪言〉一文少人知曉，而我來臺正值荔枝產季，似是為此而來宦遊³³。

又〈新得荔枝一盤即夕邀客食之〉詩二首：

山雨頻催梅子熟，海風新送荔枝香。試看神女肌如雪，休問麻姑鬢欲霜。
窮髮加餐聊自慰，攢眉勸客且須嘗。天涯豈易逢尤物，未害風流在瘴鄉。

恨無玉版謁尊師，常笑金盤薦穆之。但劈輕紅搖食指，還浮大白沁詩脾。
閑來種樹能通術，果欲歸山豈待貲。信是南游專為口，滯留江海已多時。

³² 衣若芬：〈閱讀風景：蘇軾與瀟湘八景圖的興起〉，《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學術研討會》（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1年），頁693-694。

³³ 詳見「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古典詩主題詩選資料庫」簡介，此詩為張明權註解。

第一首詩顯然可見胡氏喜得一盤荔枝，當晚即邀友朋共食。在荔香撲鼻中，不免想要一探雪白果肉之究竟，哪裏管問麻姑仙女歷經三次滄海桑田，鬢髮等成了飛霜。而在這荒遠無草木的地方，僅能努力加餐飯，聊堪安慰。皺緊眉頭，勸客人務必嘗鮮。咫尺天涯恐不易得此美味，儘管荔枝尚未熟透，味道微酸，但仍無妨在瘴癘流行的貧瘠臺地上風流雅興。

第二首詩則轉述臺地因筍味不佳，懊恨無法以淡乾的「玉版筍」拜見尊師，只能常笑以金盤盛檳榔進獻南朝劉穆之。而他閒來種樹已通此術，他日若欲歸隱山林，哪須巨資財貨。這次的南遊實為一飽口腹之欲，才滯留江海多時。

有關食荔枝的風雅情致，藍偵瑜《清代來臺文人之臺灣特殊性書寫研究》即指出：「面對距海迢迢、離家日久的現實，宦遊文人意識到自己必須找到一種符號作為認同的標記，讓他能清楚分辨自己與他者的不同，更要找回某種的身分記號。」³⁴

又〈西螺柑〉二詩：

橙黃橘綠一天愁，賴有嘗新慰滯留。欲寄書題三百顆，故人多在海西頭。

露葉烟枝傍水涯，洞庭春色漫相誇。素羅雙帕無由致，不及金盤進御瓜。橙黃橘綠的初冬時節，本是一年中最好的景致，然而胡氏卻端賴嘗新西螺柑以解滯留鄉愁。「欲寄書題三百顆」引唐韋應物〈答鄭騎曹求橘詩〉「書後欲題三百顆」典，表示故友親人多在江海另一邊。第二首則以洞庭春色對照臺地，謂此西螺柑不及國初以金盤盛裝充貢之西瓜。胡氏另註「臺地西瓜味殊不佳」，顯見西螺柑味道並不合意。

此外，〈異味〉一詩：

異味諳蠻俗，清齋變瘴鄉。龍涎薰茉莉，蜃炭醉檳榔。

杯口銜鸚鵡，盤心釘鳳皇。南烹聊自詡，終比啖蛙強。

則對臺地食用檳榔的風俗以及食鳳皇梨的情形，略作說明。而〈檳榔筍〉三首：

青子和灰曾代茗，白肪包籜復中蔬。蠻鄉風味新奇劇，坡老徒誇食木魚。

消食平生不諱飢，書來何事戒冰脾。蔗霜蒟醬殊嫌膩，芒角枯腸此最宜。

³⁴ 藍偵瑜：《清代來臺文人之臺灣特殊性書寫研究》，頁 150-151。

烟雨蒼茫暗一林，長鑿木柄欲相尋。無因卻致韓康伯，枵觸中原萬里心。
則說明檳榔筍的外皮筍殼內是嫩白的筍肉，煮後味美，臺灣人三、四月間多取以餉親友：「外苞籜中膚白而嫵，味如筍，煮食甚美，臺人三四月間取之饋贈親友。」

再者，〈重陽前五日有饋蟹者時予病小愈約同人持螯把酒為樂〉一詩，則述啖蟹之樂：

平生注爾雅，蟲魚競細碎。一為捧檄行，此事悄然廢。
況兼嬰痼疾，伏案氣輒礙。遂欲棄筆研，忽如農舍耒。
終夕守一鑪，此腹成藥碓。秋風海上來，涼應蘇病肺。
黃花雖未繁，綠橙已可愛。朝來食指動，寒蒲束幾輩。
郭索非惡聲，蹣跚有餘態。老饕興忽狂，忍俊不容耐。
檢點尖團形，商量椒薑配。排日飲亡何，屈指佳節逮。
異鄉風味惡，賴有故人對。小愈自宜防，大嚼未敢快。
庶無勸學誤，差免雕蟲悔。一觸江湖心，扁舟渺鰕菜。

詩中云啖蟹把酒言樂之事，先說明治學《爾雅》因宦臺而中斷，痼疾纏身，伏案讀書每每調息窒礙。遂想棄筆研讀，過著平淡的農耕生活。整夜守著藥鍋，肚子幾成藥方杵臼。秋風吹起，天涼應可緩解肺病。黃菊雖未繁茂，然橙橘已顯可愛。一日清早忽然食指大動，看著螃蟹被蒲草捆住，走起路來不出惡聲，但蹣跚的步態猶有情態。老饕們看得欣喜若狂，忍不住笑了起來，仔細挑揀雄蟹與雌蟹，商量著如何搭配辣椒辛薑以調味。每天喝酒作樂，不過問世事，直至屈指佳節到。異鄉食物滋味頗不佳，幸而故交可應對。病體小癒自多防範，不敢大啖快食。

6. 告病思歸：

胡氏痼疾纏身，〈重陽前五日有饋蟹者時予病小愈約同人持螯把酒為樂〉一詩已言，〈齒落〉一詩更可見其年不屆五十，已齒落零星。

香烟不盈寸，午夢忽已醒。漱口承落齒，蠹穴嵌瓏玲。
前時輔車動，枕腕久不寤。今茲無所苦，豁如脫關扃。
因之悟化理，氣候如毒亭。蠻方乏霜霰，冬卉繁郊坰。
亦有舍旁樹，一歲葉再零。時至自勃鬱，氣散無留停。
人生非草木，造物勞我形。況復煎膏油，自燻以出馨。
不如捫吾舌，默坐存黃庭。所惜編貝狀，漸次成零星。
存者鋒亦敝，干莫非新硎。大戣與硬餅，競欲欺伶俜。

稍遲更缺落，飲乳空餘腥。急須為苦筍，脫此青衫青。

〈病中〉一詩，乃來臺年後，病體與花鳥相對的自憐心情³⁵。而〈病起行署後小園〉則表述自己久病而生道心³⁶。宦臺期間，又遭逢女兒病故，作有〈哭女隨珠〉二首表其情志：

詎有門楣待爾強，祇憐嬌小似平陽。銀魚昔每從爺覓，金鹿今聞比母長。
幼卻羶腥應夙慧，貧疏羅綺尚新粧。誰知未嫁先黃土，裙布無緣愧戴良。

十年京國洗鉛華，千里關山未見家。官閣牽衣成死別，鏡臺留照剩空花。
杜鵑屢滴思親淚，精衛難迴汎海槎。一種天涯飽繫憾，層峰何處哭韓拿。

而後，胡氏因病得告，離臺前有詩述其情，如：

刷髻微星已自憐，更何心事覲華顛。清時多病終無用，絕域能還亦偶然。
半頃荒田春雨後，三間老屋夕陽邊。一閒償盡平生願，敢為尊鱸效昔賢。

（〈因病得告〉）

閒愁不逐酒杯空，贏得衰顏暫借紅。花事尚如三月好，燈光又與一年終。
海山兜率商歸處，香案觚棱憶夢中。為問青春誰是伴，片帆吾已約東風。

（〈除夕〉）

藥爐茶竈小徘徊，依舊埋頭故紙堆。門不誰何無客到，筆非畫諾已神來。
真看海上生明月，莫向風前奏落梅。為問宏農作嘯客，不妨尊俎定常開。

（〈得告後閑居候代小牕展卷終日蕭然率成一律〉）

競渡空佳節，生還尚異鄉。蛟龍雖未得，蒲柳總堪傷。

嬾學靈均問，閒尋抱朴方。楨桐好顏色，回首惜年芳。（〈午日〉）

以上詩中可見胡氏感慨病體無用，得以還鄉亦屬偶然。思及家中半頃荒田及三間老屋，足償平生心願。

與胡承琪知己同調的朱珩，在《求是堂詩集》序文中曾云：

余友胡墨莊觀察，少以詩賦鳴，有清新俊逸之目……，即詩亦愈進。蓋君習《毛詩》最久，沐浴溫柔敦厚之教，確知指歸。轉增益神智，漱彼芳潤。殆

³⁵ 《東瀛集》：「一念新羅已杳然，賈胡留滯忽經年。憑陵赤岸疑無地，指點滄溟直際天。豈有奇文誇海外，獨饒新病怯尊前。蠻花犵鳥猶知我，客裏相看倍可憐。」

³⁶ 《東瀛集》：「日出能無事，風來便有情。歸遲農節誤，病久道心生。枹屐行泥穩，椰冠試沐輕。園丁忘我在，荒穢任縱橫。」

猶炙輶，嘗觀司空圖《詩品》，多取興象。嚴滄浪之說，務在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君詩音節，悉本唐賢，使典尤鎔其膏液，棄其渣滓，譬如大匠築室，采栴雜施，人第見美哉輪奐，而莫識其鉤心鬥角之處；又如善御者，磬控縱送，範我馳驅。而水曲交衢，和驚自協，斯固才也。實學所兼濟，故體安以雅，辭麗以則，而寄託遙深，詩之正聲，庶幾弗墜。³⁷

朱氏以經義註疏家往往因探尋名物訓詁，性嗜偏移而難以兼顧文采，然胡承琪少即以詩賦聞名，進士散館期間，詩作更為精進。加以研究《毛詩》最久，深受溫柔敦厚詩教，又取司空圖興象及嚴羽含蓄詩法。胡氏詩作大抵本自唐詩，用典精妙，初讀乍覺文詞甚美，仔細考校，才會發現其詩融攝前人甚多。

考察《東瀛集》詩作題材或就宦旅行役，述其羈懷；或就物候景新、啖食嘗鮮，記其雅趣；或就寓居閒情，仿物托寫；或就告病思歸，抒其感慨。擬題平易，大多藉日常生活、山川景物等事物興發抒懷。高友工先生在〈中國抒情文學〉一文中曾說：

在寫詩的同時，詩人欲向他人傳達某些個別思緒。然而，詩人也可能使用詩歌作為內省的管道，藉此理解當今現在，以及收復過往。詩人不為作品的對象提供線索，讀者也沒必要解讀詩人的本意、外在的語境。此類詩僅僅當事人內省的舉止；通過文藝作品，讀者也參與這項內省過程。³⁸

由於詩歌本身，就是詩人向廣大讀者呈現內在感受夢想的一種創作活動表現。因此，詩歌的語言與敘事風格，往往能洞察詩人生命觀照及其抒情意識。語言是一個人內心情志的折射。

對於中國本土以漢文化為中心看待周邊民族的宦臺官員而言，胡承琪眼裏的臺灣是相對落後、未開化的東南蠻荒之地。《東瀛集》中以「蠻」字稱臺灣奇物異俗者，共有十四處，如：〈彰化道中〉「詩句換蠻音」、〈澄臺晚眺〉「天涯滋味蠻鄉景」、〈異味〉「異味諳蠻俗」、〈秋杪同人至東湖久憩歸過黃園飲於韓家園二首〉「可惜在蠻村」、〈病中〉「蠻花狃鳥猶知我」、〈遺云〉「蠻鄉風味新奇劇」、〈齒落〉「蠻方乏霜霰」、〈即事〉「爭田漸解聽蠻訟」、〈贈鳳山大令杜少京紹祁〉

³⁷ [清] 胡承琪：《求是堂詩集》（清道光十三年家刊本）。

³⁸ 高友工：〈中國抒情文學〉，《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下冊，頁 595。

「作吏蠻方水一杯」、「鹽水港」、「蠻鳥樹頭聲」、「斗六門至沙連堡」、「天將奇險界諸蠻」、「以吳門藥酒一罍餉張瑀」、「藥物蠻方未易求」、「甲申元旦試筆」、「怪道參軍語帶蠻」，以及〈張瑀明經來郡數日旋回嘉義〉「番雀識儒衣」句下小註「臺地有雀似脊令者，番人謂之蠻在」等。故此，遠離京師進士文人圈以及和好友集會酬唱的生活氛圍，告病思歸似乎成了胡承珙當時最好的選擇。

然而，胡氏在申請卸官回籍養病，事有著落之時，寫有〈甲申元旦試筆〉一詩：

怪道參軍語帶蠻，三年魚鳥笑人頑。將隨鷗下無機地，已在鴉飛不到山。

更鼓疊催鄉夢短，簿書剛了宦情閑。紫宸青瑣高寒處，回首風塵愧髻斑。

詩中有別他詩視臺地民音為「蠻音」，而自嘲是怪人說著蠻語。回首三年來的生活，真是魚鳥笑人冥頑不靈，此後朝廷官事與他無涉，日後將隨鷗鳥過著忘卻機心的生活。

藍偵瑜《清代來臺文人之臺灣特殊性書寫研究》曾指出，「宦遊文學」在臺灣文學的版圖上，扮演的是代表清廷的聲音與價值觀³⁹。這些宦臺文人的書寫大多集中在臺灣物產風俗的驚異發現，而缺乏對這片土地的深刻省思。他說：

臺灣的宦遊文學普遍存在著文人唱和的狀況的確是事實。這些留存的作品，除非是特地因事件或因工作而成的文章，我們幾乎很難從其中看見宦遊文人對人民情狀反應。在宦遊文學中看見的臺灣是失去時空感的。臺灣像是一個靜止且沒有歷史的空間，宦遊文人在其中扮演的僅是一個觀察到許多奇異物產與風俗的攝影機，在他們的詩文中，臺灣的人們似乎是不在場的，臺灣人的形相顯得處處充滿特殊性，文人的態度中，除了「驚」與「異」的發抒之外，似乎是看不見其他對於臺灣土地較為深刻或省思性的想法。甚者，我們可以說這些自中國而來的宦遊文人的作品中，是看不見他們自我的。宦遊文人的詩文作品中，只看得見對外境的吟詠，而較少看見他們身處在臺灣這樣的環境中，曾經返回自我內心深處進行檢視的動作，也較看不出宦遊文人的情志顯現，更遑論現實主義的抗議精神。⁴⁰

基本上，宦臺文人遠離京師家鄉，其承受之孤寂感傷、病苦思歸，不難想像，在語

³⁹ 藍偵瑜：《清代來臺文人之臺灣特殊性書寫研究》，頁 19。

⁴⁰ 同前註，頁 33。

言、習俗的隔閡下，或告病乞歸鄉里，或思量仕途已無發展，退而與古人為伍等，胡承珙便是其中之一。今從胡氏詩裏所透露出的行役途中嘗試與人民對話及觀照民人風俗的眼光，未必沒有深刻的省思。如〈與碧軒太守夜話有感賦贈〉一詩，聽及蓋方泌自述當年訓練鄉兵對抗白蓮教起義的絕險苦辛，有感人生有命，不經傲雪迎霜，豈有良將賢才；又如久旱未雨，而寫〈祈雨龍神廟〉及〈祭城隍神求雨〉等二文祈雨，其後水勢滂沱，雷鳴如龍，農忙種瓜插秧，喜獲甘霖；而〈喜雨〉一詩中「井枯少涓滴，花萎無婀娜。顧此不足道，將奈吾民何」的慨傷與「詎誰慰勤望，並欲捐煩疴。呼奴酌白酒，勸客金叵羅」的歡幸，皆足以證明胡承珙宦臺期間並未把自己與臺灣人民情狀完全抽離，只作奇異物產與風俗的攝錄機而已。

四、《儀禮古今文疏義》之訓詁價值

「績溪三胡」之胡承珙、胡匡衷與胡培翬，其先世自徽遷涇縣，至績溪別為一族。《清儒學案·墨莊學案》中曾記載胡承珙為胡培翬先祖胡匡衷《儀禮釋官》一書作序，云：

《儀禮》一經，詳於節文度數，而官名官制，即錯出其間，其稱謂糾紛，猝不可理，細繹之，則分職聯事，井然有條，且中多侯國官制，尤足補《周禮》所未及。顧治此經者，往往忽而不講，則於行禮之人，尚未能辨其等秩職掌，而於禮之節文度數，又何由以明？

文中胡承珙申論《儀禮》一書詳載節文度數與官制，然歷來研治《儀禮》者往往忽略錯雜糾紛之處，胡匡衷是書考徵精詳，可謂治《儀禮》者不可或缺之書。

考察《求是堂文集》中論有簫韶、蒙伐、金烏、皋比、俛頌、夾室、室女不宜守志等條，以及與胡培翬論寢等資料，皆可見胡承珙《儀禮》學之學養。

嘉慶十九年(1814)，胡培翬住在胡承珙家時，正在著手草創《儀禮疏》，早晚相與對談。胡氏見鄭氏注中引古、今文異字，賈疏多略不及，而笑謂胡培翬說：「吾專為書以助子全疏之一。」宦臺三年，胡承珙僅攜帶《儀禮》，官餘之暇，日輒撰寫數條，成《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自撰序文為道光五年四月十六日(1825年6月2日)。

胡承珙於《儀禮古今文疏義》一書，曾自敘鄭注《禮》參用今文小戴本與孔子壁中古文，從今文的部分，乃今文在經，古文出注；從古文的部分，為古文在經，

今文出注。然而，據他瞭解，尚有今文、古文都有一字兩作的情形，如職為今文，戠為古文，但職又可作植；縑為古文，縑為今文，但縑又可作藻等；以及不言今、古文，僅云某或作某，可見當時通行的版本不一。故此，他定調此書撰述旨意，乃在審定聲義，詳瞻典籍流傳間的通借情形，以作為墨守鄭學者與治《儀禮》者涓流之助⁴¹。

在他整理《儀禮》古、今文的情況，所發現者，有云：

有必用正字者，取其當文易曉、從「甌」不從「廡」、從「盥」不從「浣」之類是也；有即用借字者，取其經典相承，從「辯」不從「徧」、從「臚」不從「啞」之類是也；有務以存古者，「視」為正字，「示」乃俗誤行之，而必從「視」是也；兼以通今者，「升」當為「登」，「升」則俗誤已久，而仍從「升」是也；有因彼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鄉飲〉、〈鄉射〉、〈特性〉、〈少牢〉諸篇是也；有互見而並存者，可參觀而得其義，〈士昏〉從古文作「枋」、〈少牢〉從今文作「柄」之類是也。至於句字多寡，語助有無，參酌異同，靡不悉記。疏家視為摘略，尠有發明，不知當日禮堂寫定，隻字之去取，義例存焉。閱意眇旨，有關於經者實夥，曩治禮經，竊見及此，遂取注中疊出之字，並讀如、讀為、當為各條，排比梳櫛，考其訓詁，明其假借，參稽群經，旁采眾說，一一疏通而證明之。他如〈喪服〉傳注，或彌縫傳文，或駁正舊讀，雖無關今古文，而考義定辭，致為審敷，亦為引申端緒，附著於篇，仍其次弟，都為十七。⁴²

由上而知，胡氏將鄭注《儀禮》參用今、古文的情形，歸納成六種義例，即：一、必用正字，取其當文易曉者；二、即用借字，取其經典相承者；三、務以存古者；四、兼以通今者；五、因彼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六、互見而並存者，可參觀而得其義等。而他對於鄭注之字句、語助以及所參酌資料，悉錄其中，認為一般疏家看來粗略、少有發明之處，在他看來，正是鄭玄借喻之義例所在，此乃過去治《禮》的發現。所以，他梳理鄭注裏「讀如」、「讀為」、「當為」等條例，參稽群經，旁采眾說，一一疏通及證明其訓詁與假借情形。而有關胡氏自述撰著《儀禮古

⁴¹ 詳見胡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自序》（光緒三年《崇文書局叢書》本）。

⁴² 同前註。

今文疏義》的目的與理路，胡培翬亦擇錄於〈胡承珙福建臺灣道胡君別傳〉⁴³中。

胡玉縉《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

是書條列鄭注所載古今異文，引《說文》諸書以明其正假。義據閎深，辨訂精哲，得其大通。前有自序，稱墨守鄭學，鬯厥指歸。其宗旨已可概見。惟所舉鄭注略例數端，實不止此，而無非取其當文易曉。承珙未之深究，故其疏義尚未能盡，間有舛誤。如以〈士相見禮〉《禮》注「今文（本脫文字）云啗嘗膳」，為當作「今文云啗膳」，不知《周禮》膳夫品嘗食，此啗字當為品，應如徐養原之說。以〈鄉射禮〉注今文無「執觶」及「賓觶」云云為衍無字，不知注云「復奠之」者，釋下「奠于賓大夫」之奠，非釋「奠筐」之奠，故云「飲酒為歡，醉乃止」。今文無三字，句絕，鄭先釋「復奠」之義，乃云今文無者，謂今文無「奠于賓大夫」之奠字耳……凡若斯類，黃以周《六書通故》已議之，足正其失。黃氏又分別古今文之各自為義，視胡氏之但明通假為尤進，此則又當論者也。然全書祇此小失，其餘疏通證明，俱極精瑤。李慈銘《桃華聖解齋日記》稱其深明旨要，非特小學之奧窔，亦為鄭學之津梁，良非溢美。《荀學齋日記》惜其於鄭君，猶多游移，不主高密家法，殊弗思鄭氏說經，亦擇善而從。間匡鄭失，實即鄭之遺意。譚獻《復堂日記》云：「鄭注述今古文，今本尚有寫官譌者，要當以正借母子之例求之，無滋曲說。」此則未窺是書之得失，而徒為高論。獻本絕不知經學，抑亦無足辨者矣。⁴⁴

指出《儀禮古今文疏義》一書條列鄭注所載古今異文，引《說文》諸書以明其正假。義據閎深，辨訂精哲。自稱墨守鄭學，鬯厥指歸，十分明白。對於胡氏條列鄭注略例，他認為應不僅如此。其中往往因取其當文易曉，而未能深究，間有舛誤。黃以周《六書通故》多有所議，足正其失。基本上，黃氏則認為此書疏通證明，最為精當的部分在於明通假。李慈銘盛讚此書「深明旨要，非特小學之奧窔，亦為鄭學之津梁」。

由此可見，《儀禮古今文疏義》一書在訓詁上的價值。然此一宦臺期間、公餘之暇所完成的著作，雖無明確事證可資證明與胡培翬《儀禮》研究有影響關連，但

⁴³ 《續碑傳選集·胡承珙福建臺灣道胡君別傳》，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223種，頁48。

⁴⁴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514-515。

基本上對於胡氏卸官歸田後的《毛詩》、《小爾雅義證》等研究，勢必在學術養成的歷程中，占有關鍵地位。

五、結 論

總的來說，從事功的表現來看，胡承珙位居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的正三品官，掌有學政、審判、船政等三項職權。宦臺三年，行政方面，曾處理修造戰船、恭報早稻收成、配合藩司調查臺灣倉庫因公借墊各款案、為朝鮮國難夷奏辦撫卹、查明並造冊內營哨船換載班滿兵丁內渡遭風淹斃、籌給艋舺營兵米、旱災祈雨等；在吏治上，則有拏獲聽從林允春抗辦軍料擄人勒索、嚴禁胥役勒紳衿班數及嚴禁汛兵藉端勒索縱馬害禾，所為多有立碑，以行碑文教化功能；在學政上，則協助條列《續修臺灣縣志》目次、修建昭忠祠、訂定《臺邑志稿》、查辦南壇義塚等。

至於文學的表現來看，胡承珙自京城任官以來，往來友朋，大多與他性行相同、相知相惜者。成立於嘉慶十九年冬天的「宣南詩社」，每十天集會一次，每次聚會皆有詩作，偶則商榷古今，議論政事。涉及活動有賞花、看碑、飲酒、品茗、觀畫、鑑賞金石，凡宣德醮壇銅醜、甘泉宮瓦、研安化茶、岳麓碑等，都可入詩題。也曾考察鄭玄生日，為其舉行祭禮，為蘇東坡生辰設祀。胡氏之外，參加的人有董國華、黃安濤、周肖濂、陳用光、劉嗣綰、謝階樹、朱琿、陶澍、梁章鉅、錢儀吉、吳蘭雪、李彥章等，詩社並有繪圖，記錄其事等。宦臺期間，胡承珙詩作的表現手法與取材方式，基本上，不脫宣南詩社基調，也與胡氏長期詩風一脈相承。而或許是囿於職務，他並未能與臺灣仕紳結社，因此，他的詩文長才自然也就無法與當時臺灣的文風活動有更進一步的交集。

再者，從經學的表現來看，胡承珙所撰《毛詩後箋》乃乾嘉考據《詩經》學成果的代表作之一；《儀禮古今文疏義》、《小爾雅義證》二書則見其小學訓詁之功。大抵上，胡氏學術表現與經學成就主要在卸官歸田之後。故此，就個人因素而言，胡氏對臺教育的立場、語言的限制以及學術資源，致使他來臺期間無法發揮個人經學或文學教育的功能；而就環境條件來看，宦臺官員三年輪調政策、清廷對臺官員及教育的要求，以及臺灣當時經學教育、社會資源條件的嚴重不足，也是此時臺灣經學尚未有積極建設的重要關鍵。

然而，考察胡承珙宦臺事蹟及書寫研究，除了得以全面瞭解胡承珙宦臺時期

的學、行表現之外，也能掌握道光時期臺灣社會以及宦臺官員與當地仕紳交遊的網絡。不僅深化胡承珙的專人微觀研究，同時也能宏觀地評價清領時期宦臺文人的表現，因而絕對有其研究價值。